

熱那王

莎士比亞

孫大雨譯

下冊

莎士比亞作
孫大雨譯

黎

琊

王

下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82111)

黎 琊 王 一 冊

King Lear

每部定價貳拾柒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W. Shakespeare

原 著 者 孫 大 雨

發 行 人 夏 鵬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黎琊王悲劇註解

第一幕第一景

① Coleridge 論曰：莎氏諸劇中行動最快的當推麥克白斯（“*Macbeth*,” 1605-1606）最紆緩的要數罕姆萊德（“*Hamlet*,” 1600-1601）黎琊王（“*King Lear*,” 1605-1606）則兼有長度與速率，——好比颶風，又好比旋渦，一壁在進展，一壁在吸引。牠開場時像夏天一個風暴的日子，光芒耀眼；但那是蒼白灰敗的光芒，預示狂風驟雨底來臨。

Wilson 云：莎氏在黎琊王劇中兼施罕姆萊德與奧賽羅（“*Othello*,” 1604-1605）二劇底方法；那就是說，牠是齣性格劇，同時又是齣命運劇。黎琊是個「作孽無幾，遭孽太深的受屈者」——地獄，由他的兩個女兒當替身，由那陣大風暴作象徵，彷彿全副武裝地昇到地

面上來，起初是摧毀他的傲慢，其次是攪亂他的神明，最後便搗碎他的心。可是黎娜確實有過罪孽，所以這本戲不僅顯示善良被罪惡所敗覆，還表彰一個年老易怒的暴君，雖曾用過一大輩子既無節制又不稱當的威權，但終竟能在恥辱和災禍底教訓之下，超升到莎士作品中的最高的神境。

① Johnson 評曰：在這伏線的第一景裏有一點不明顯或不準確的地方。黎娜已

經把他的王國分好，可是他上場時突然檢視起他的女兒們來，要看檢視底結果怎樣，然後再定分配底比例。也許他那未曾宣佈的計劃只有鏗德和葛洛斯特兩個人知道，但尚未大定，還須看後事如何，方能決定把他更改掉或實行出來。 Coleridge 不以此說爲然，有

剴切的論評如下：在本劇最初的六行裏，黎娜還沒有試探過各個女兒底愛心（誰在被試時表示最愛他，誰就得到最高的酬報，得到最好的一份疆土作陪嫁，）但葛洛斯特就說起黎娜已把他的王國分配得十分妥貼，這是經過作者預慮到，而是有意義的。黎娜稟性自私而感覺銳敏，又因地位和生活習慣底關係，形成了也增強了他那樣的情緒上的習性，

那雖然有些奇怪，但並不能算牽強或不自然；——他要人熱烈愛他的那個熱烈的慾望；——他的自私，却特別是一個仁愛和善的本性裏發出來的自私；——要澈底的愉快，他須得一點都不自支撐，完全假倚在旁人胸前；——他渴望人完全忘掉了自己去愛戴他，可是那渴望因誇張過度而反遭了挫折，而且以牠的性質而言，根本不能實現；——他的憂慮，不信任，和嫉妬這些是一切自私的愛底特徵，利己的愛所以異於真純的愛也全在這些上頭；而黎那一心只願女兒們誇說怎樣那般地愛他，也無非都在這些上頭種的根源，同時他那根深蒂固的爲君的習慣已把他那層願望變作他的要求與絕對的權利，若遇稍一不遂，他便立即將對方視同有了罪惡和叛行的一般；——這些事實，這些熱情，這些德性，乃是全劇底基礎，只須你看完了全劇之後偶一回想，便能恍然大悟，原來牠們都在這最初的六七行裏含蓄着，潛藏着，預備着了。從這六七行裏我們可以知道，那所謂試探只是一番弄巧而已，而黎那底惱怒所以變成那麼狂悖，也只是考黛蓮使他期然地弄巧反拙底自然結果罷了。

莎士比亞作品中使全劇底興趣和局勢從一個極難置信的假定上引出來的，黎那王

算是一篇唯一的認真的製作：這事也許值得我們注意。可是這裏這極難置信的假定並不是絕無理由的。第一，黎哪在第一景裏的行動雖然不容易叫人相信，但那是個家喻戶曉的老故事，深入人心，已經不成問題，所以事實上不生極難置信的影響。第二，這個假定只當作傳導性格與熱情的媒介，描繪事變與熱情的機會或藉口，並非劇本底基礎原因與必要條件。假使讓這第一景遺失掉了，——只要知道一個傻父親受了兩個大女兒假說怎麼樣愛他底欺騙，因而剝奪了他以前所最鍾愛也真值得他鍾愛的小女兒底遺產，這本悲劇底其餘部份仍舊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在興趣上並不會受到絲毫損失。那偶然的，假定的事故在劇中並不成爲熱情底基礎，實在的根據還是那經天緯地，亙古不變，人心所共的至理，——兒女底忘恩負義引起父母底悲痛，真正的良善雖然率直但仍無傷於牠本質底精純，還有那本性底邪惡縱令如何圓滑結果依然會使人詛咒牠的狠毒。Hudson

以爲這一開首黎哪底癡愚便已勝過了他的理智和判斷，因而斷爲莎氏早已預定好了黎哪是要發瘋的。有幾位精神病學者，如美人 Brigham 及 Ray，英人 Bucknill 等，甚至根

本肯定黎那是個激頭激尾的瘋子，不過在這第一景裏他的病徵未盡暴露出來而已；推源最初這樣主張的，據 Furness 云，乃是一位美國女子名 Mrs. Lennox 者。譯者底意思正和 Bradley 一樣，認為這未免太穿鑿了一點。

⑩ 「好壞」據初版對開本之「qualities」評註家如 Knight, White, Schmidt, Furness 等都從此；四開本作「equalities」其他各家校刊本都從之。

⑪ Coleridge 對於藹特孟底性格又有詳論一段，現擇要節譯於後。場幕一開啓時，藹特孟就站在我們面前，一個英俊有爲的青年。我們不禁目不轉睛地端詳着他。他出脫得魁梧壯美，一表非凡，又加天賦他智能精勁，意志堅強，就是沒有他那樣的身世，沒有那難逢的時會來湊合，他也很容易走入自驕之一途，爲傲慢所誤。但藹特孟又分明是葛洛斯忒貴爵底兒子；所以他既然有了驕傲底種子在內，他的處境又在周遭把牠盡情地培養，於是那種子便突飛猛進，長成了一腔非常強烈的自視不凡之感。可是至此爲止，那感覺儘可以發展成對自己的人品，稟賦，和身世所生的正常的自尊心，於己於人，兩不傷害，

——一種自知有好多美德的驕傲，正好跟一些光明正大的動機相輔相成。但是，唉！就在他面前他父親竟把自認是他的父親當作羞恥，——他「紅着臉承認他的回數多了，也就臉皮老了！」——藹特孟聽到他父親用頂可恥，頂淫穢的輕浮態度說起他出生的情形，——他母親被她的相好說成了一個蕩婦，而「這小雜種我是少不了要承認的」的原因，竟只是他記念起當時他那陣獸慾滿足得非常好，還有她是怎樣的又淫蕩，又姣豔！明知道自己身披着這陣醜名，又隨時隨刻深信着人家向自己表示尊敬只是勉強盡禮而已，（在對方心裏却總牽引起，雖然在外表上總壓抑住，那層口是心非的情緒；）這纔真是「嘔不盡的黃連，驕傲底傷口上滴不完的鹽滷；真是把驕傲本身所不具的怨毒，痘苗似的種進驕傲裏邊去，使牠發出嫉忌，仇恨，和對於權勢的貪慾（那權勢，如果一旦到手，便能像一輪紅日似的將黑斑全都掩去；）真是使他遭受到他不該遭受的恥辱，因而陡然引起他的不平之感；結果便使他發憤復仇，極力去消除那害他受苦的機緣和原因，使他終於盲目地遷怒到一位哥哥身上去，那哥哥底清白的出身和無瑕的名譽，跟他自己的不名譽相形之下，就格

外顯得他自己的鄙賤可笑，而只要那位兄長在世一日，他自己的臭名便決無被人忽視或忘去的希望。在這一點上，莎士比亞底判斷力又是十分高妙的：爲滿足我們道德觀念底要求起見，——在戲劇評論裏這種要求底滿足叫做「詩的公平」（意譯爲「報應」——譯者）葛洛斯忒後來慘遭奇禍，端賴他自己這無故的非行去緩和本劇觀衆底駭怪；不過我確信在舞臺上當衆踩瞎葛洛斯忒底眼睛，沙氏實是越過了悲劇底限度了；——沙氏對於藹特孟生身父母底罪辜絕不原諒或辯解開去，因爲葛洛斯忒在這裏自認他當時已結過婚，而且已有了個合法的財產爵祿底承繼人。

⑤ 此處原文「whoreson」作「bastard」（私生子）解；旁處單用作名詞則可譯爲「傢伙」或「臭傢伙」，但只是嬉笑的粗俗稱呼，不含惡意；可是用作狀詞最普通，那就該譯爲「婊子養的」，涵義或者是辱罵，或者是爲粗俗的憐愛，看上下文而定。見 Schmidt 之沙氏用字全典（“Shakespeare-Lexicon,” 1923）

⑥ Eccles 註，鏗德爲黎那朝廷上一位要人，這情形正可以解釋何以藹德孟和他竟

會彼此不相認識。葛洛斯忒似是初次介紹他的私生子給鏗德，看情形葛特孟大概剛從外國遊歷或從軍回來。Wright註，葛特孟以私生子底關係在本國並無前程可言，所以向來在國外過日子，圖立身。

⊕ 據 Crosby 註，原文「challenge」應從古意「claim as due」解；他引了英詩開山祖師喬塞（Geoffrey Chaucer, 1340p-1400）與基督新教論辯家約易（George Joye, 1553 卒）底例子各一，和莎氏自己作品中的四個例子，參證這個解釋。

⊙ Moberly 云，「Goneril」這名字似發源於「Gwenar」而「Gwenar」（音譯爲葛維娜）則爲古不列顛人稱呼古羅馬司愛情女神維納斯（Vener, Venus）的讀音。

「Regan」（雷耿）這名字也許和「尋找聖杯」（The Quest of the Holy Grail）那故事裏的「Rience」（音譯爲李安斯）同源；而英國西南部康華郡（Cornwall）方言裏有「reian」一字，意思是「厚厚地施惠」。譯者按，「尋找聖杯」爲流行於歐洲中世紀時的一套富有神話性的傳奇故事，據說有幾位武士想去覓耶穌與十二門徒享最後晚

餐時所用的綠柱玉杯，都不成功，最後爲三位最純潔的武士所覓得。

⑨ Wright 這「空間」(space)是指行動自由底範圍。Schmidt 認爲這漫指這大千世界而言，「目力」(eyesicht)係領悟這世界中包羅萬象的能力，「自由」(liberty)則爲享受人間的一切的自由權。Schmidt 又謂，剛璫烈底缺乏真情，再也不能比這樣的形容過分表現得更明顯的了。

⑩ Johnson 詮釋原文「so much」二字說：我對你的愛沒有邊限；我不能說定有「這麼多」，因爲不論我說了有多少，實際上我愛你的分量永遠比我說定了的還要多。

⑪ 「豐盛的江河」，因爲江河流域出產豐富。

⑫ 譯者用 Furness, Craig 等審定的初版對開本原文，「worth」後作句號。原文意思是「I hold myself equally worthy」(我以爲自己和姊姊同樣當得起，或不枉你的鍾愛)；這當得起或對得住原是指寬泛的父恩而言，但雷耿既然爲了分地而說的這些甜言蜜語，把她描畫成汲汲取得土地的神氣(「受賜」)似乎無甚不妥。

⑤ 原文「the most precious square of sense」（望文生義的譯法是「最珍貴的感覺底四方形」，但講不通）在 Furness 新集註本（第十一版）上共有十六家詮釋或校改。譯者認為 Holt 解作「the utmost perfection of sense」（感覺底最精到處）很有可取。「square」（四方形）為希臘哲人畢薩高拉斯（Pythagoras 紀元前 582-507 之後）視為最完美的圖形，而莎氏劇中提到這位哲人的地方，除了把這回可疑的典故關開不算，共有三處之多，雖然那三處都未提及方形。除 Holt 這個講法之外，僅就原文下解釋的尚有以下數說，至於校改原文為「Precious sphere」「spacious square」及「precious treasure」者且略去不述。Warburton 以為「square of sense」乃是指四個比較高尚些的感官，即見、聞、味及嗅；但 Johnson 以為也許只是指感覺底範疇或接受力而言。若依前說則本意應為「我自承我仇視眼耳鼻舌那四個高等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那一切的歡愉」，從後說則應為「我自承我仇視最珍貴的感覺力所能接受到的那些歡愉」。Hudson 認為原意是「我自承我仇視最精微的感受性」。

或快樂底最大限度所能收受的那一切的歡愉。」Wright 底解釋與 Hudson 底極近似，不復贅。Moberly 解爲「我自承我仇視平常人衷心所認爲最精選的那些歡愉；」此說經 Schmidt 極力擁護，他說「那些歡愉」便是目力、空間、自由、生命、優雅、健康、美貌、和榮譽。Koppel 訓「precious」爲「sensitive」〔感覺銳敏〕那麼，Hudson 底主張除 Wright 外，又得了一個贊助者了。

⑤ 「poor」譯爲「貧乏的」似比「可憐的」較切；考黛蓮自忖在誇大方面確要比她兩位姊姊窮些，雖然在實質上她的孝心並不缺少。

⑥ 對開本之「ponderous」(笨重) 驟看來似有未妥，White 疑係印訛，Wright 則疑爲無知的演員所誤改的。但 Schmidt 辯解曰，「light」(輕) 一字往往用以指淫蕩、輕率，與朝秦暮楚的愛；牠的反面即是「heavy」(重)，不過此字常有憂鬱或悲哀底連想，「weighty」(有重量的) 也不很好，所以莎氏選「ponderous」這個字。譯文或可作「深沉」，但失去了「莊重」「鄭重」底意義。

⊕ 此處「tongue」不譯爲「舌」而譯爲「嘴上的誇張」行文方面似乎要順溜些。

⊕ 「最嬌小」從 White 評定初版對開本之「our last and least」歷來註家

如 Malone, Steevens, Dyce, Staunton, Hudson 等都以爲初版原文是「our last, not least」這句成語底印誤；但 White 徵引了兩處原文，證明考黛蓮身材短小，恰和這裏的「least」交相印正。那兩點是：「本幕本景一九八，一九九兩行，「If aught within that little seeming substance, Or all of it, with our displeasure pieced」（那短小的身肢裏 不論她有什麼，或是那短小的身肢 全部，加上了我們的不歡；）二，第五幕第三景二五八行前「Re-enter Lear, with Cordelia dead in his arms」（黎那抱考黛蓮之屍身重上）這句舞臺導演辭。這樣一個嬌小可愛，恂良率真的幼女，和那樣兩個身材軒昂，奸詐驕橫的長女，彼此對映襯托，當能使悲劇空氣更加濃厚。

⊕ W. W. Lloyd 論曰：考黛蓮底美德用慍悻厭惡的調子表示出來，對於黎那那刻求諂媚所表現的非禮，恰好是一個極自然的反響，——她那美德使她不致掉入黎那所

要誘她下去的那陷坑裏去。還有這故事底進展也需要她的回答能惹起她父親底憤怒，而同時要能不失我們對於她的尊敬……我以為莎士比亞是要使考黛蓮底語句與腔調給我們知道，她素性不苟言笑，即使說起話來也聲低而語簡，所以一方面要她堅守真誠，不貶抑自己去逢迎取巧，他方面又要她用比較溫和的方法去安慰老父，就她的本性而論實是在是件不可能的事。她的不傳國士對於她父親比對於她自己更要不幸，所以若替他設想，爲防患未然計，也還值得使人誤會她的真誠，這是實情，她在景末想已相當的領悟到：她將老父付託給兩位姊姊時所說的話裏當然含有這層意思——要隨順他的弱點而又要不失自己的身份，她確是沒有那樣的本領，可是那兩位姊姊底本性她却洞澈無餘，即使他沒有那可資藉口的弱點，她也能預想到她們將來會怎麼樣對他。這一點人與人間的不諧協就是這本戲底悲情底基礎；等到黎琊在最後一景裏手抱考黛蓮底屍身發着狂上場來時，我們只見到他們父女倆各自所種下的命運都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我們只見這方面底鍾愛太被無理的狂怒所左右，那方面底敬愛太受了倔強的外表所牽累，結果便

肇成了那麼一個共同的災禍。 Rapp 則云兩個姊姊底稟性都很流俗而自私；考黛蓮不流俗，雖然她也傲慢固執得異乎尋常。她自恃比兩個流俗的姊姊真誠有道，因而便驕氣凌人。不知她那位老弱的父親理應從愛女口裏聽到幾句恭維撫慰的話，爲的是他需要那麼一點點溫存。她却不然，把真話，他受不了的真話，說給他聽。一個本性富於愛的女子而竟道貌岸然地堅持着真理，那纔是個雙重貽誤的人兒。真理和愛是完全對立的；對於一個人的愛，除了是把無常的當作永恆的而加以崇拜之外，還有些什麼？所以愛底主要成分是一個謊，不是一條真理，而考黛蓮底缺點乃是她愛已太深，愛親太淺。她不能爲他撒一個謊，她就沒有愛他到她應愛他的程度。詩人把這一點闡明得非常清楚，而全劇底根據也就全在這一點上面。

⊕ 從 Furness 註，原文「as」作連繫代詞 which 解。

⊙ 原著上文與這裏的「love」都譯成「愛」，也許有人以爲太直，應譯爲「孝」。

但譯者也有苦衷。我怕這本氣吞河漢的大悲劇譯成了中文，被有些人誤解成一本勸善